投稿信箱:xjbwysp@163.com

新京报 2012年2月28日 星期二

【第84届奥斯卡奖专题】

第84届奥斯卡奖昨日揭晓,《艺术家》和《雨果》成为大赢家,斯皮尔伯格和他的《战马》则两手空空。不过萦绕于两部影片的并不仅仅是喜悦,对胶片电影本身的追怀,更成为主题之一。由此,丰盛的颁奖典礼平添一种凝重的气息。

潮流解读

转型时代的致敬

本届奥斯卡颁奖之前,柯达剧场更名,柯达帝国黯然退场,加之胶片电影也将在三年之后从美国的电影院消失,高清数字电影取而代之,与胶片电影相伴百余年的电影工作者们自然是五味杂陈,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海报也以“生活,摄影机,开机”为主题,并在背景上出现了《乱世佳人》《卡萨布兰卡》《教父》等8部经典电影,这注定了本届奥斯卡是一届回望历史的奥斯卡。表现黑白默片时代艺术工作社爱情与生活的电影《艺术家》摘得五项大奖,十七次提名却只得过一次女主角一次女配角的梅丽尔·斯特里普“终于”第二次摘得影后。缅怀与致敬成为第84届奥斯卡评奖结果的主调,在怀念去世的影人的环节,与好莱坞黄金时代一起辉煌的巨星伊丽莎白·泰勒,以及乔布斯,惠特妮·休斯顿的面孔出现时,把缅怀与致敬的情绪营造到了极致,令人唏嘘不止。

电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,1895年诞生的电影艺术与科技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,从无声到有声,从黑白到彩色,从胶片到数字,从2D到3D,每一次电影技术的革新,都会给电影工作者带来巨大的冲击,经历短暂的失落,又得重新开始出发,这才是任何一位电影工作者的宿命。《艺术家》虽然讲述的是黑白默片时代的演员所面临的挑战,但是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影工作者所遇到的挑战是一样的。

这样一部书写“时代心声”的电影,自然会得到评委的青睐,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男主角皆为大奖。另一部同样是表现艺术家人生的《雨果》也拿到了五尊奖杯,虽然更多偏向于技术奖项,但同样值得尊重。在“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”的眼中,艺术与科学是并重的,电影就是一门集体艺术,不仅仅需要编剧、导演、演员这些灵魂人物,也离不开摄影、录音、美术和剪辑各种技术工作的配合。当然,就跟银幕上的角色主角和配角之分一样,这台颁奖典礼中,《艺术家》是主角,《雨果》则是配角。

有一种偏见认为好莱坞只看重商业,其实翻阅历届奥斯卡获奖名单,你会发现,艺术与商业并重,打动人心的电影更多的得到褒奖。至少在最佳外语片这个奖项上,一直都是“艺术至上”。伊朗电影《一次别离》毫无悬念地获得殊荣,证明了在电影的世界里,不管你是电影大国还是电影小国,不管你是大片还是小片,艺术家的天职,是探讨人类的灵魂与内心世界,去发现生活的残忍与美丽。如果中国内地一直选送大而无当的大片参赛,只能注定被淘汰并沦为笑话。

让电影回到电影,回到电影诞生之前,渴望永恒的人类,想在这个镜像的世界里留下自己生活的痕迹。于是我们看见了《工厂大门》,看见了《火车进站》,看见了《水浇园丁》。

□程青松(《青年电影手册》主编)

新京报插画/林军明

这可能是最具艺术气息的一届奥斯卡了,在一片怀旧的氛围当中,《战马》的落败甚至不能算是意外。

作品细读

怀旧风从何处吹来

奥斯卡奖结束了漫长的颁奖礼,也推出了今年的两个最大赢家:《艺术家》与《雨果》。前者包揽了三个最重要的奖项,后者得了五个重要的技术奖项——真正胜利的是法国人!这两部电影一部是法国人拍来怀念早期默片的,一部是怀念法国电影先驱乔治·梅里爱的。

这股怀旧风是怎么吹起来的呢?一般说来改朝换代的时候,总有遗民要缅怀故国。自《阿凡达》以来,3D电影开始向电影院大举进攻,而电影作为“第七艺术”的历史已过百年,也有了数个里程碑可供回望。纪念的队伍兵分两路,一路是古法酿造,再现原味,一路是新瓶旧酒,情怀依然。

《艺术家》的导演迈克尔·哈扎纳维希乌斯说:“默片是最纯粹的讲故事的方式。”他的这个电影拍的是非常学院派,有对默片叙事方式的精确研究,并且题材就是关于一个默片明星的沉浮——形式和内容互为表里。然而正是这种返身自指,说明了它是一部“关于文本的文本”,或者说,它用一个回响式的新文本,来为那些湮灭无闻的旧文本招魂。

《雨果》却是一个大师(马丁·斯科塞斯)对另一个大师(乔治·梅里爱)的惺惺相惜,梅里爱用他从魔术那里借鉴来的“特技”开始了电影的新一页(与电影创始人卢米埃尔兄弟的“纪录路线”不同,他开创了一个“造梦路线”)。在上个世纪初,他的《月球旅行记》带来的震撼效果大概跟这个世纪的高科技大片差不多吧?马丁·斯科塞斯用现在最新的技术来拍曾经最新的技术——再新的技术,总有一天会过时,可笑,然而那种对新鲜事物的尝试中的期待、渴望、好奇……却是最珍贵的东西。电影的童年时代消逝了,而也许,3D电影的童年时代才刚刚到来?

作为一个影迷,会特别喜欢《艺术家》、《雨果》这样的电影,因为它们关于电影的历史,关于电影本身。这是在迷影文化中产生的电影,而着迷的人包括普通影迷,从业者与大导演。苏珊·桑塔格说:“电影是一场圣战,电影是一种世界观。喜爱诗歌、歌剧和舞蹈的人心中不仅有诗歌、歌剧和舞蹈,但影迷会认为电影是他们的唯一。电影包容一切——他们的确做到这一点,电影既是艺术,也是生活。”

在这样彻底的怀旧风潮里,好莱坞的老帅哥们,阿汤哥、阿甘哥、皮特、克鲁尼、迪卡普里奥们,只是在进入预选单时互相搏斗了一番,最终一起栽在了让·杜雅尔丹这里。因为他不用一句台词,就表达出了足够的嘲讽,优雅,伤感与喜剧性?……他有一种克拉克·盖博式的表情与迷人之处,但是,美貌程度相去太远……最佳男主角更坚决地表明了不颁给帅哥的决心,大小帅哥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至于最佳女主角,《龙纹身的女孩》中的鲁妮·玛拉出演的朋克少女多么硬气又多么动人!她没有得到这个奖,实在还是让人觉得有点遗憾。

□苏七七(杭州 电影研究者)

【音乐厅】

霍普先生,让音乐听见希望

当代最红的小提琴家丹尼尔·霍普和他的朋友们,上周在上海和北京各演出一场——巴洛克的曲目,原本没有太大话题。但霍普却用崭新的乐队形式,用与观众充满互动的舞台风格,让古老的音乐突然有了现代的活力。这不是那种流行的跨界式伪古典,而是直击音乐本质与观众心灵的本真演绎。所以,Hope先生,真的带来了希望。

这夜重寻音乐的真快乐。

乐技精通者天下无数,但大多止步于常演曲库,安守象牙塔内,专心于匠人或偶像的角色。术业专攻,内外兼修,追本溯源的同时力求前瞻开拓者,所见寥寥。

年方38的霍普已发表专辑20张,时任梅克伦堡音乐节(德国第三大音乐节)艺术总监,在英、德国音乐界和广播界地位扎实,同时是三本畅销书的作者。他在宽广视野下策划的跨界音乐项目一言难数,但一场巴洛克音乐会下来已能见一二。

不需较劲他们的巴洛克是否本真。“自由但孤独”是19世纪德国小提琴家约阿希姆讲出,而被勃拉姆斯引为一生写照;丹尼尔·霍普的最新唱片向约阿希姆致敬,这夜他和五位乐友探索演绎深埋于现代和记忆之外的声音:既有被遗忘的作曲家,也有名作曲家被遗忘的作品。

这本身是“自由但孤独”之舞蹈。但在现场逐渐竟能心感人类间的纽带。这是过去屡次“醉听”音乐会而未达的体验。

上海因推出大批低价票而卖出了七八成门票,北京那场空座更多。三次德国“回声”古典大奖得主霍普,以身试出中西方音乐传播之时差。

演前,霍普跟我说这次来华的是最好的阵容,边说边兴奋。当晚亲听这阵容,光芒岂是“国内知名受众度”所能掩盖:霍普有韩裔小提琴家老友班尼·金甘配绿叶;有日本羽管键琴家北谷直树,最后助揉弦极克制的霍普抚平巴赫《G弦上的咏叹调》被过度演奏的皱纹,而处理得清甜如人生初见;德国鼓手迈克尔·梅策勒从一开始敲着西班牙节奏上台来,到返场时拿起在上海逛街时新买下的鼓奏起维瓦尔蒂,就一直以即兴灵动之质,催化维持着这个“70后六人团”的文艺复兴气氛;来自米兰的鲁特琴师艾玛努埃莱·弗尼能摇滚能爵士,他的自由拨弦破了分类局限,打通脉络;而整场与霍普合作如神雕侠侣的伦敦大提琴家乔纳森·科恩,本身是英国古乐界新星,拉琴之外还是歌剧指挥,与其相惜的霍普在台上很自豪:“一年里难得说服他跟我巡演一两回呢。”

所有此时此地的游吟者,唱着今人已记不起来甚至从未听说过的巴洛克作曲家。琥珀幽光。在采访时霍普说,难说到底心怀世俗还是神性,只是提弓之前内心都要先倒空了,才慢慢进入诠释状态。结果是面前一弯儿现代乐器,却散发古乐气。300年前的烟火喧哗,听来就在不远处。很显然,清空心思的要求也指向听者。放下所有,才可领会到霍普说“魏斯特霍夫300年前写下的曲子,听来就像今天的音乐”。

爱看历史书的霍普,在台上也充当说书人角色,讲作曲家轶事,用心与听众连接,但并不觉迎合之圆滑。从西班牙到德国,从意大利到法国,精悍选曲几近视觉化地领听众“穿越旅程”。顿觉一时在宫廷,一时在牧场。过后与朋友探讨这样注重广度而看似忽略了深度的编排。我在结合了两年前与霍普通电话与这次一小时的面聊印象,感觉霍普是在长度有限的一场音乐会、一张专辑之内取舍平衡学术与普及。

300年前的意大利人马蒂斯在外采风而写成了当年在酒馆演奏的“世界音乐”。霍普示意大家“要是想跳舞,跳起来就是。”他用如此轻盈的方式去呈现去摆渡的是厚重的使命:发掘与拯救音乐遗产。同时还表达了霍普一个反主流的观点:真要兴之所至,不必死守音乐厅内“乐章间不应鼓掌”的刻板规矩。这个观点,他已写入了他畅销德国的书《我该几时鼓掌?》之中。

组合,离散,换个位置,松弛随意。旅行结束时,一切才刚开始。听完过了一天,值得回味的超越音乐。我想说霍普(Hope)先生,你带来了希望。

□张璐诗(广州 音乐人)

责编 涂志刚 美编 王璇 责校 张彦君